

海

派

代

表

書

法

家

系

列

作

品

集

上海市書法家協會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王季羣書

吳昌碩

沈曾植

弘一

沈尹默

王蘧常

來楚生

潘伯鷹

白蕉

陸儼少

謝稚柳



海派代表書法家
系列作品集

王蘧常

上海市書法家協會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王蘧常／上海市書法家協會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12
（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
ISBN 7-80725-376-2

I .王... II .上... III .漢字－書法－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J29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73898號

責任編輯	吳甌
技術編輯	錢勤毅
責任校對	倪凡
審讀	沈培方
作品攝影	李順發
	劉榮虎
封面設計	潘祥餘
版式設計	徐紅珍
	曹翔

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	
王蘧常	
編者	上海市書法家協會
出版發行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郵編	200050
網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製作	杭州乾嘉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印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臨沂廠
開本	787×1092 1/8
印張	44
版次	2006年12月第一版 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
書號	ISBN 7-80725-376-2/J·359
定價	580.00圓

《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編輯委員會

顧問：陳東 吳貽弓

主編：周慧珺 遲志剛

副主編：陳燮君 盧輔聖 戴小京

編委（按姓氏筆畫爲序）：王偉平 吳建賢 吳貽弓 周慧珺 陳東 陳燮君

張森 童衍方 劉一聞 遲志剛 盧輔聖 鮑賢倫 戴小京 韓天衡

本卷主編：王運天

副主編：鄭振華

前言

周慧珺

『海派』作為一種特指的文化現象，既不是地域性名稱，也非任何風格流派所能涵蓋。而且，從今天的視角看，『海派』這一概念也早已逸出了當日產生這一名稱時的界定，成為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文化在上海集中生發的一道亮麗景觀。

由於地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乃至國際方面的種種因素，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裏，上海迅速孵化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在她兼具東方文化特徵和西方現代色彩的神秘魅力感召下，幾乎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史上所有的精英，都在這裏留下了足跡和身影。這種集全國精華之合力所構成的文化形態，如果摒棄一切狹隘的片面的習慣認識，就其大和包容性而言，海納百川應是『海派』最具積極意義的詮釋。

中國近現代書法史上最為絢麗的篇章，便是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在上海這座大舞臺上演繹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近現代書壇上各個時期的領軍人物，都在這裏駐足或與這座城市有着千絲萬縷的聯係，人才之盛，有全國半壁江山之稱；也不僅是因為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書法界從結社、出版到展覽等重大事件都無不率先在這裏上演，風氣所向，引領時尚，輻射全國；更是因為這一系列人物事件組合下所產生的特殊的社會效應和價值意義，以及由此形成的藝術思潮和新型格局，從晚清以來一度陷入低迷徘徊的書法藝術又重新走出了一輪新的歷史高度。從趙之謙橐筆滬甯時起，經吳昌碩領袖藝林、沈尹默主盟書壇，及至十年浩劫後，王蘧常、謝稚柳等老一輩

書家復出，從主要的活動時間和對書壇的影響看，《海派》書法陣營的書家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前期代表人物有趙之謙、張祖翼、吳昌碩、沈曾植、汪洵、曾熙、李瑞清等，中期有沈尹默、李叔同、潘伯鷹、黃賓虹、吳湖帆、張大千、馬公愚、來楚生、白蕉、拱德鄰、鄧散木等；後期有王蘧常、陸儼少、王个簣、唐雲、陳巨來、謝稚柳、方去疾等。這個陣營中的書家或以書法為主，或書畫雙絕，抑或書畫印三者俱精，乃復更有旁通國學、詩詞、音韻、考釋、鑒賞、西方美術者。可謂異人輻輳，巨匠如林，成就之高、影響之深遠，堪稱數百年來之僅見。

思想活躍，眼界開闊，以一種新的認識來觀照書法，是《海派》書法陣營崛起的關鍵原因。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是一個政壇上風雲激蕩、思想界新潮迭起的年代。作為鴉片戰爭後開埠的遠東第一重鎮上海，一方面得風氣之先，承載着各種思潮的碰撞乃至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和價值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正好處在市場經濟衝擊下封建勢力相對鬆動的區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作為時代風向標的文藝的每個領域都涌現出了一批有識之士，代表着變革的要求，進行着順應時代需求的呼喚和探索。

書法界風氣轉變最具標誌性的成果便是結束了南北對峙、碑帖紛爭的互相攻訐局面，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開放視野和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突破了人為設置的壁障，走出了偏執一隅的碑帖窠臼。我們看到，不僅吳昌碩以遠涉三代秦漢的獨特視角和立場構築着自我的書學話語，而不涉足碑帖之爭的漩渦；即使是碑學重鎮的沈曾植，也能以《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的理性姿態，修正着碑學的偏頗，終身浸淫于三王、二爨之間，開創了熔南北書流于一爐的先河。這無疑給書壇帶來了一種新的氣象。到了新文化運動以後，局執于狹隘碑帖觀單一指向的弊端日益顯現；一代高僧弘一法師、北大學人沈尹默，都以其出碑入帖的理論和實踐，在清除館閣陋習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揚起了重溯帖學優秀傳統的風帆。這是一次具有否定之否定意義的突破，旗幟所向，得到書壇大批有識之士的廣泛響應。在白蕉、潘伯鷹等書人共同努力下，不僅衝破了以往非此即彼的單一沉悶局面，而且還使在式微中備受冷遇的帖學得以復興。風氣所及，書壇門戶大開，來楚生、王蘧常、謝稚柳、陸儼少等多方搜討，吞吐翕張，各逞絕學，形成了一個多元并存、异彩紛呈的局面。

《海派》書壇陣營又是一個充滿活力、人才輩出的群體。究其所以，崇尚卓越，不斷進取是其重要特徵。新型的移民城市，給上海藝林帶來了新的風氣。不重門楣、不講資歷、拒絕平庸、注重實力，成為一個時代的共識。綜前所述，《海派》書法陣營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是來自各地的精英。這些書家，不僅眼界開闊，心雄萬夫，而且多為學貫古今甚而學貫中西者。他們對於藝術史和藝術發展規律，有着深刻的認識。當他們深厚的學養和過人的才華在上海林林總總的人才高地上薈萃時，不甘人後和追攀前賢的雄心壯志總是在最大程度上激發起每個人的想像力和激情，從而衍化為豐富和超越自己的巨大力量。以前面提到的這些書家為例，他們中間的極大部分人并不是在功成名就後纔來上海的，他們各自藝術生涯中的黃金階段或重要轉折恰恰是到了上海後纔出現的。近現代藝術史表明，在上海藝術品市場上形成的自發性激勵機制，有效地刺激了人才高地的培育和發展。晚清至民國

期間在上海蔚為風氣的結社現象，清楚地記錄着人才流動的活躍狀況。有多少書人，正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內修外揚，陶冶涵泳，相互砥礪，不斷汲納，以至煅造成才的。

晚清民國時期，又是書法史上一個發現和科學進步的重要時期。受時代之惠，廣大書人纔有可能獲得日新月異的信息，以豐富書法藝術的表現力。無論是吳昌碩的遠紹三代秦漢，還是王蘧常獨闢蹊徑的章草書法，足跡都探及到了歷代書家的空白處。這固然是他們的智慧所致，但如果不是時代造就，仍是以前的書家不可想像的。而沈尹默、白蕉、潘伯鷹諸人重溯帖學的寶貴啓示，與印刷技術的昌明有着密切的關聯。沈尹默關於筆法探研的索解，就是在得到了米芾七帖真迹的照片、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以及日本所藏王羲之的大量唐宋書家的印刷品後獲得的。這個認識不僅影響了一個時代，還廓清了帖學末流籠罩在帖學上的陰霾，歸還了優秀傳統的本來面目。

在近代藝術史研究中，一直有關於上海的商業氣氛對藝術的影響方面的觀點。我們認為，在藝術發展中，市場的指向並不唯一也不永遠代表正確。如何正視市場，自覺抵制其消極因素，一直是懷有崇高抱負、具備獨立自由人格的藝術家的嚴峻課題。近現代『海派』書法陣營崛起和成功的事實表明，絕大部分書法家在上海的商業氣氛中始終沒有迷失其文化本性。在中國社會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之際，藝術家的生存時空也在變化，他們適時順勢地作出了一些變化和調整，應是文化發展自身的訴求。由於中國書法的自足性體系，她的發展基因，甚至比中國畫而言還要狹窄得多。在如何體現時代特徵，而又不喪失中國藝術傳統的自主性方面，『海派』書法陣營中那些杰出的代表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海派』書法陣營是一個時代的高峰，是群體作用、共同智慧的結晶，是一宏偉的紀念碑群。挖掘這份寶貴的遺產，總結近現代『海派』書法崛起及成功的經驗，是當代上海書法人義不容辭的責任。為此，我們編纂了這套《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希望它對當代的書法創作和學術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幫助。

本書從立項到實施，得到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大力支持，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近代書壇一巨星

范敬宜

近百年的中國書壇，出現過一段流派雲涌、名家輩出的時期。在璀璨的群星中，有一顆衆望所歸，而且歷時愈久愈見光芒奪目的巨星，那就是集學者、教授、詩人、教育家、書法家于一身的王蘧常（瑗仲）先生。他在學術、藝術上的地位，絕非我這樣的尋常筆墨所能評價。

王蘧常先生出身于嘉興望族，家學淵源，師承廣泛，年未弱冠，就嶄露頭角。半個世紀以前出版的《民國名人圖鑒》，對先生就有這樣的介紹：『王蘧常，嘉興人，一九零零年生，受業于鄉人沈寐叟曾植，又受經于太倉唐蔚芝文治。二十歲後，專研古史，發願造爲三代史，其他著有《諸子學派要詮》、《字林補佚》、《朱子著述考》、《曾文正論學類鈔》、《沈寐叟年譜》、《明兩廬詩文集》等。』

這段文字雖未涉及先生的書法，但已足以反映先生書法與他學術修養的關係。在近百年的中國書林中，具備先生這樣豐厚學問根基的人物是不多見的。

對於藝術家的評價，口碑往往比字碑更加客觀、真實。在這裏，我不想過多援引現成的文字資料，僅舉親身耳聞目睹的幾例：

一九四六年，我纔是十六歲的少年，曾在江南最大收藏家、鑒定家龐萊臣（虛齋）家裏，聽到龐老對王蘧常先生的高度評價：『王蘧常是沈寐叟的入室弟子，但是青出于藍勝于藍。稱他爲當今章草第一人，毫不爲過。』

龐虛齋是公認的『大法眼』，平日對時人的書法很少臧否，而對王蘧常先生的章草如此情有獨鍾，可以說是先生的忘年知音。

蔡尚思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美學家、藝術評論家、復旦大學的名教授。我曾聽到他的學生說過，蔡先生對王蘧常先生有過這樣的評價：『近代書法家，我最喜歡的是康有為、于右任，第三要數王蘧常。』理由是他們都出于碑而不為碑所囿，既繼承又創新，并且把創新放在更高的地位。

我生也晚，交游不廣，但也近距離接觸過一些大家，如吳湖帆、沈尹默、王季遷、馬公愚、鄧散木、白蕉、啓功、謝稚柳、楊仁愷等諸公。他們在談到蘧常先生時，無不肅然起敬。記得十七歲時，我持書畫習作登門求教于吳湖帆先生，他謙虛地說：『你學畫可以來問問我，學字一定要去問王蘧常先生。』

至于最『尖端』的評價則來自東瀛書法界：『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初聞其言，疑為誇張。上世紀八十年代訪問日本，接觸了一些日本書法家，始知此說非虛。

為什麼世人如此推崇王蘧常先生的書法？幾十年來我一直在苦苦追索。

我生也有幸，曾忝列先生門牆。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我十五歲，考進了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滬校。校長是近世國學大師、曾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的唐文治先生，教務長即是他的得意門生王蘧常先生。當時他不過四十多歲，儀表堂堂，談吐儒雅，一派學者風度，是同學們崇拜的『偶像』。不過我并不知道他還是大名鼎鼎的書法家。有一次，在學校布告板上看到貼出一張通知，發動學生參加上海市高校學生演講競賽，上有一行毛筆寫的批語：『可布告，并先期演習，以昭鄭重。』我看那字寫得蒼古奇崛，便模寫下來，送給國畫業師樊伯炎先生，故意請他『鑒別』。他一看便驚訝地說：『這是王蘧常的字體，你是從哪裏看到的？這字筆筆都有來歷，你應該好好學學，補你偏柔的缺陷。不過，沒有一番閱歷，是看不懂的。』可惜，後來世事變遷，我離開上海，遠赴東北，從此失去了向先生求教的機會。等到三十多年後重登崇階，面聆教益時，先生已年逾八十，幡然一翁，但風神不減，而筆墨已臻化境，在書壇『一覽衆山小』了。

先生作古以後，我經常與同門師兄、著名紅學家馮其庸談論先生的書法成就，總是生出『一種高標莫可攀』的感喟。我們都認為，時下對先生書法的評論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但多偏重于談他的『功力』。這遠遠不足以涵蓋先生的造詣。不錯，先生對于書法確實下過常人難以想像的苦功。他從八九歲就開始從臨習歐陽詢的《九成宮碑》和《唐拓十七帖》入手，繼而廣搜博采，大量研習碑帖，先後臨習《張猛龍》、《鄭文公》、二爨和漢隸的《乙瑛》、《張遷》、《夏承》、《衡方》，篆書的《散氏盤》、《嶧山碑》和權量文字，還把《說文》中的全部篆字寫過多遍。其間在無錫國學館讀書時還與唐立庵（蘭）競背說文解字五百四十標目。他還喜寫古字，往來書札，都寫龜甲文或鐘鼎文，有六年的日記，全部用篆文書寫。這奠定了他扎實的書法基礎。後來，在恩師沈寐叟的指點下，開始向『章草』這條道路發展，所有章草諸帖以及西北出土的許多章草竹木簡，乃至周鼎商彝，都反復臨習，達到『紙可隱身』的境地。在博采衆長的基礎上，終于自出新意，把篆、隸、草、正熔于一爐，形成自家面目。在先生的《書法集自序》中，對當時專心苦練的情景有過生動的描述：有一次『軍人內訌，入吾邑，家

人不及避，槍聲自遠至，火街市，四出劫掠，家人皆惶惶不安，予時方以篆寫《尚書》二十九篇，仍不輟，家人竊罵，余曰：「與其驚懼不可終日，不如安心畢我書。」因驚懼無裨于事也，終無恙。如此鎮定，如此專一，真做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以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苦練出來的功力，自然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但是，僅有先生的『功』，未必就能成先生之『大』。因為『功』是可以練出來的，而『大』不是人人能練到的境界。『大』，是一種氣質，一種氣度，一種氣概，一種氣勢。因此，要論先生的書法，不能就書法論書法，還必須聯係到他的學養。古人云『腹有詩書氣自華』，腹中缺少學養，『氣』是『華』不出來的，書法亦然。否則練功練得再勤、再苦，充其量只能是個書家，等而下之則是書匠。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先生是位大書法家，不如說他首先是位大學問家更為確切。

王蘧常先生稱得上是當代大儒。他的學問博大精深，對於中國的文學、哲學、史學、經學、文字訓詁學都有精深獨到的研究，其詩文在當代更是罕有其匹，這在學術界是有口皆碑、無可爭議的。他在交通大學、大夏大學、無錫國專等多家大專院校任教，都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軼事，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我在無錫國專讀書時，曾選修過他的《中國古代史》和《老莊哲學》兩門課，聽他講課，真是一種至高的享受。他上課時從來不帶片紙，只是手拈兩支粉筆，雙目微閉，便思如泉涌，滔滔不絕。有時引用原文，不假思索，一口氣就默寫一黑板，令學生為之瞠目結舌，傾倒備至。在日後學生寫的紀念文章裏，記了許多關於先生博聞強記的故事。印象較深的是，某校友當了高中國文教師，有一天一位曾是前清秀才的學生家長前來請教，說歸有光《思子亭記》有一段話，『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蘇後自述，倚尼渠餘，白壁可質』，請問出自何書何典？那位國文教師翻遍典籍，毫無頭緒，只好去請教蘧常先生。先生說：『好像是在《晉書》裏，記的是五胡亂華的劉聰，「倚尼渠餘」是外國國名，你不妨到圖書館去翻翻《晉書》。』那位教師忙到圖書館查閱，果然與先生說的分毫不差。然而這樣的事情對先生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

也許有人會說，書法就是書法，這些學問與書法又有什麼關係？我認為關係極大。中國的書法最講究的是『品』，所以最看重的是學者之書。功力再深，技巧再高，缺少書卷氣，缺少內在的文化含量、文化素質，就必然流入鄙俗，不值得欣賞。明代理學家王陽明先生說過：士人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書道。宋代詩人陸放翁的侄兒向他求教如何寫詩，放翁作詩回答：『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其實，學『書』的功夫也在『書』外。理由是各類藝術和學術都是相通或旁通的，而學養是流淌在血管裏的根本。光吃單一的『維生素丸』，自然營養不良，或者得『近視眼』，缺乏開闊的視野；或者得『軟骨病』，缺乏深厚的底氣。言之無文，必然行而不遠。反過來呢？可以從蘧常先生的藝術實踐中找到答案。其在《昭和法帖大系卷九》（章草篇）的部分眉批便能說明先生于書學于史學用功之一斑：

第四頁《漢張芝秋涼平善帖》眉批：寐師《茵閣瑣談》云：伯英府君帖與雅古勁，章家楷則，然收平為側波發之，作用已生其啄掠向背，固與中郎分法相應承游，開靖學者所當用心也。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點畫即波法

之變化也。又伯英爲西州宗尚，而今流沙諸簡精收不多于縱逸，足證閣帖章草一帖，是伯英真迹。

第五頁《吳皇象文武將隊帖》眉批：此後漢無錫高義、方彪道京兆第五永督幽州箴也。見後漢書文苑傳。

第五頁末行下批：古下脫脫字。

第六頁第一行下批：昭後漢書作明字。

第六頁第四行下批：地下有闕文曰：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諮詢云曰：己能務在，某賢淮陰，之勇廣野，是是即尊，周公大聖，石碯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勵終身。

第七頁《吳皇象頑闇帖》第二行眉批：三四兩字，宋慶曆內府刻閣帖作乖穢大勝此本。

第九頁《吳皇象急就章》眉批四段：

一、寐師明拓急就章跋云：張懷瓘書斷言獻之嘗白父，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是章草體近于真，今世所存章草帖惟此最近古矣。

二、急就章自松江本外世間遂無第二刻本。松江石在而拓本亦至難得，余求之有年僅得江甯陳氏獨抱廬刻畫冊本耳，集帖自玉烟外亦無摹急就者，思元明書家盛習章草，所資以爲模範者未必別無傳刻也。況玉烟收羅舊刻以來固明見香光叙文中無庸疑也。

三、細玩此書筆勢全注波發而波發純。

四、《菌閣瑣談》云：急就從古隸，章草月儀是不是八分。章草右軍父子則今隸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儀左方起處收處皆有作意。

……

我讀了先生部分用蠅頭章草作的眉批，又拜讀他的碑帖題跋及書法作品時，往往會陷入歷史的冥想：他的學問究竟有多博，究竟有多深，當他臨池揮毫，筆下寫出如劃犀兕，如搏龍蛇，如長風嘯谷，如烟霞出岫的章草時，他的內心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是否真如他自己嚮往的那樣，『瀕臨大海，凝眸既久，神與字會，一若置身其間，海濤泓洞，天風蕭颯，慎翁（指包慎伯）所謂「海鷗雲鶴之致」者，仿佛見之焉……』？我想這是真實的感受。因為這種感受，只能出之于學富五車之人的胸臆。先生書法集其著作稿、詩稿、題跋、便條、札記、楹聯、屏幅、書牘等，涉及諸體，最早作品爲二十歲剛過，最晚係謝世前幾日，其書體之演變、遞進，最終發展爲古意盎然、雄渾開闊，于章草基礎上繼而成爲個性獨立的『蘧草』。老友謝稚柳先生評其『蘧草』不無感觸地說：『千年以來一人而已。』誠是的評。

品評蘧常先生的書法，還必須聯係他的人格。一位行家在評論先生的書法時曾有這樣一番真知灼見：『古人有「書格即人格」的說法，所以品書同樣是品人。「書品」和「人品」，確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這是因爲書法就是書家內在感情，通過書法藝術直達筆下的一種表現，也就是所謂「言，心聲也」，「字，心畫也」。清

朱和羹《臨池心解》云：「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成清剛雅正之氣……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稱者……世慕其人，益重其書。」這些見解，可以從歷代受人尊敬的書法家身上得到印證，同樣也從蘧常先生身上得到鮮明的體現。作為先生的一名學生，對於他清正廉明、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的品格，是深有體會的。當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他冒著生命危險，奮筆寫下了許多呼喚抗日救國的詩歌。我印象最深的有這樣兩首律詩：

飛角長圍勢已成，傷心棋又送殘枰。

三軍鼓早聲如死，百戰身猶力似生。

要使國家留寸土，不辭血肉葬同坑。

淒涼十丈青紅幟，剩照殘陽萬里明。

（《八百壯士歌》）

好家居竟壞纖兒，半壁空存劫後棋。

事去相公權作帝，時來佳士善為師。

賊何可父終稱子，奸不能雄只合雌。

西望常山蛇勢在，有人夢想中興時。

（《讀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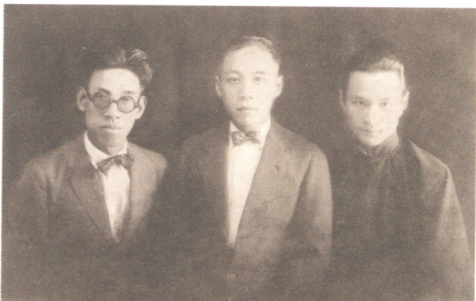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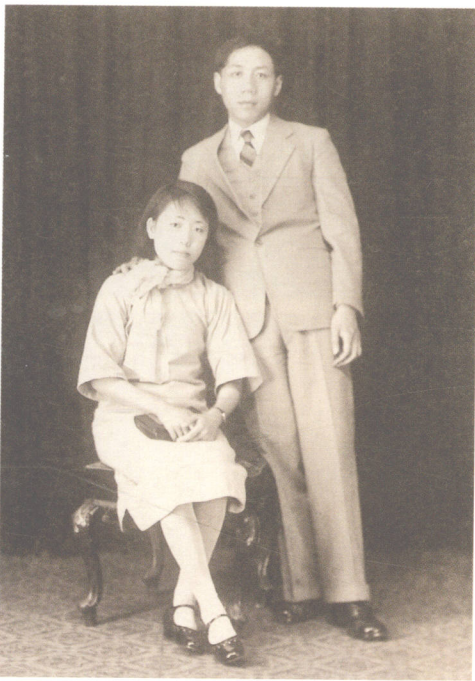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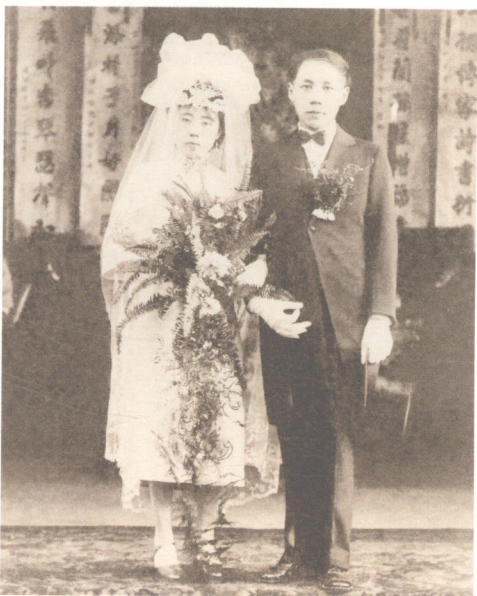
前一首是熱情謳歌苦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後一首是借張邦昌和秦檜的史實辛辣地揭露賣國求榮的汪精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後一首的『自記』中寫道：『此詩之成，若有神助，振筆直書，不易一字，前未有也。』可以想見他當時慷慨激越的愛國精神。

更值得敬佩的是，上海淪陷之後，敵偽爲了網羅一批有名望的高級知識分子出任偽職，也對先生威脅利誘，甚至登門延聘，都被先生一一拒絕，寧可挨餓，決不吃敵人的嗟來之食。這種大義凜然的民族骨氣，在上海知識界一直傳爲美談。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白色恐怖中，蘧常先生和唐文治校長一起，不避風險，竭力保護校內的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學生，幫助于廉、馮其庸等一批同學得以安全轉移，幸免于難。但是解放以後，先生從不張揚，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段經歷。『士窮節乃見』，是中國正義知識分子的傳統品格。蘧常先生在每個重要歷史關頭表現出來的凜然大節，使我們更加深切地感悟爲什麼他的書法與他的人格如此一致，也進一步明白爲什麼顏真卿的書法在千載之下仍然在人們心中占據那麼重要的位置。

今天，王蘧常書法集出版了。這是中國書法界一件值得慶祝的盛事。它的意義不僅是爲中國書法史保留了一份極爲珍貴的『檔案』，更重要的是它將告訴年輕一代的書法愛好者，應該怎樣去認識老一輩杰出書法家身上的功底、學養和人品的統一，從而去繼往開來，去創造中國書法更加輝煌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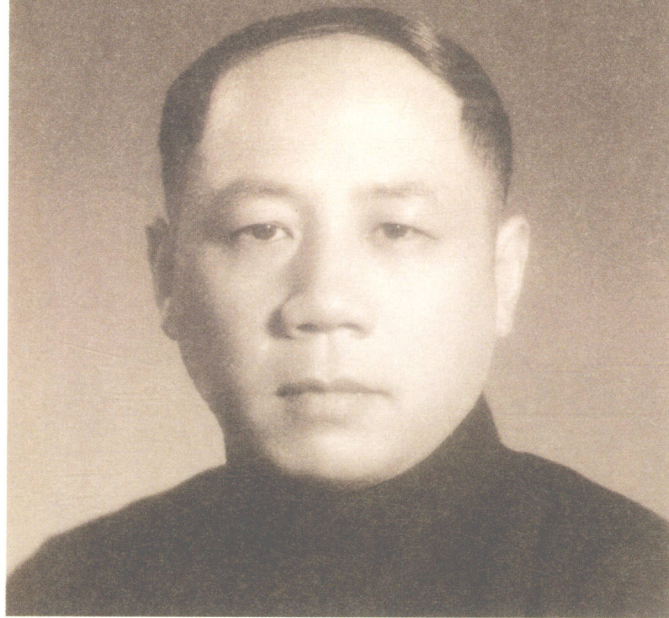
壹	一九二八年的王蘧常先生
貳	王蘧常、沈靜儒新婚之喜一九二九年攝于嘉興
叁	王蘧常、沈靜儒夫婦一九二九年攝于嘉興
肆	一九二九年王蘧常、沈靜儒燕爾之喜合影
伍	一九二九年王蘧常先生婚禮時，左為吳其昌、中為王蘧常先生
陸	一九三三年王蘧常先生、沈靜儒夫人與長子復孫合影于常德路春平坊
柒	一九三五年沈靜儒與長子王復孫、女兒王康孫合影
捌	左起：王蘧常先生之母親、王夫人沈靜儒之堂妹（四妹與三妹）、王夫人抱 女兒康孫、王蘧常先生及大兒復孫、王夫人之五叔
玖	王蘧常先生四十歲時與夫人沈靜儒合影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四十歲之王蘧常先生
拾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攝于衡山公園，前排：王興孫，後排左起：王康孫、沈靜儒、王蘧常、王平孫
拾貳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攝于衡山公園，左起：王興孫、王康孫、王蘧常、王平孫
拾叁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攝于衡山公園，左起：王蘧常、王康孫、王興孫、王平孫
拾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攝于衡山公園，左起：王興孫、王蘧常、王康孫
拾伍	一九七九年王蘧常攝于明兩廬
拾陸	一九七九年王蘧常、沈靜儒合影于明兩廬
拾柒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王蘧常、沈靜儒合影于蘧廬
拾捌	一九八八年王蘧常先生攝于明兩廬
拾玖	一九八八年王蘧常先生攝于明兩廬



拾伍	拾
拾陸	拾壹
拾柒	拾貳
拾捌	拾叁
拾玖	拾肆